

## 第一節 口中的故事、心中的記憶與彼此的認同——結論

成員們的練習，是和平館道場文化不斷運轉的動力來源。許多的文化因子在練習過程中不斷的被實踐，也不斷形成與成型。像是投入的練習會讓柔道技術在道場中衍生與流動，再加上勤奮與努力會使選手獲得優異的成績。而「練習」這個道場的活動主體形式，也使得位序、倫理等種種的練習文化持續運行與強化。隨著每日的練習，和平館的道場文化更加的深植與多元，讓和平館就像是一個具有磁力場的魔幻空間般，製造出許多優異的選手與教練，更因磁力場的逐漸擴大，讓外界也慢慢感染了和平館道場文化的奧妙，進而影響了台灣柔道的文化內涵。

而磁場的運轉也讓道場中產生了井然有序的「磁向」。深入其中的成員們可以輕易的感受與覺知和平館的價值體系、道德規範與器物制度，並加以遵循，進而也投身於磁力場的運轉之中。在這種彼此相互加持的作用下，讓和平館的磁力場更加的細密而有力，甚至對外產生了不小的引力，讓許多外地的選手趨之若鶩，前來一探其中奧秘。

每日的練習，除了讓力場方向更加明確，也強化了群體意識的建構。因為練習，成員們可以共同慶祝技術或德業成長的喜悅，而飽受磨練的艱辛，也讓他們有共同渡過苦難而產生的同袍之情。至於對外共同的目標「一定要贏」，也讓他們身處共同的情境、遭遇與命運。他們就像是一個族群，有共同的據地（有時是和平館，有時是台灣柔壇），也有共同的血統（流自戊寅仙的和平精神），他們對外標示著鮮明的符號，對內則攜手共同推動符號的運轉，而創造了和平館這一段歷史的紀錄。

因為成員們的埋首投入，和平館處處都是故事；因為曾經攜手深植而讓這些道之不盡的故事耐人尋味，歷久依然彌新。這些故事描述的是不在場且走入歷史的舊和平館，但卻可以藉由這些故事，尋找出和平館在他們記憶中的痕跡，可以思索每一段刻骨銘心的動人故事，或者觸碰每個記憶中的角落，甚至是雙手叉腰，斜著身子，仔細觀注場中練習的戊寅仙。那個不在場的和平館，在故事的建構下，卻又是栩栩如生的如在場般的聳立「心」前。在場與不在場此時已不截然的對立相峙，而是重疊交錯，相互烘托、輝映，是一種心靈上的真實存在。

而訪談時，總可以看見成員們比手畫腳、口沫橫飛的說著過去的故事，不管是自己的英雄事蹟，或是別人的激烈戰事，因為那是透過身體這個最直接的媒介

而產生的故事，使得這些記憶顯得格外鮮明。他們可以記得當時有哪些人？和誰過招？贏了誰？在哪個場所？還發生了什麼事？即使事隔三十年，還是可以彷彿昨日發生般的清晰。這些身體力行而留下的記憶，還有因之而起的種種光榮與輝煌紀錄，充實著成員們對於過去的回憶。

進一步仔細分析說故事與成員們之間的關係，那似乎不只是一種感性的懷舊行為，而是對於群體記憶的刻意篩選，也是一種對於過去事物的價值判斷，更是一種渴望延續過去的具體表現。透過說出故事，成員們道出了他們所認同的部分過去，透過該說出什麼與不該說出什麼，將過去的事物拉到現在的情境中作價值的展示，而也因為認同，成員們進一步顯露出渴求延續過去的慾望。

過去，就像是風箏般的高掛天際，離我們遙遠，且忽隱忽現。而記憶，就像是緊握手中的風箏線，那是唯一和過去的連結，透過雙手不斷的扯動，可以感覺過去的存在，而那「感覺」就像是一則則的故事。「故事」，其實是過去的變形體。故事告訴我們部分的過去，是我們所認同的過去，是現在所需要的過去，但都以故事的型態呈現眼前。不斷的扯動雙手，不是為了感覺過去的存在，因為即使不扯動，風箏/過去仍然高掛天空，且有力的反向拉扯著。不斷的扯動雙手，是為了調整過去的型態，加以刪增改變，揀擇所認同的部分。

成員們不斷扯動著過去，想找尋適合現在的「回應感覺」，而透過說出故事，它們更確切的知道了自己所認同的事物。因為「故事」在被告訴別人的同時，也不斷的告訴自己。同樣的，展示屬於我們過去的榮耀同時，也在強調自己身上該有的榮耀是什麼。總以為故事形成了記憶，卻在他們身上發現了記憶從過去中尋找故事的反向操作。也因如此，記憶之流從過去流向了現在，也朝向了未來。

成員們並沒有斷了記憶這條風箏線，他們藉由說出故事，找尋共同的記憶，而認同便建立在共同記憶的基礎上。再透過再現過去傳統元素的實踐行為，他們培養出一種擁有共同傳統與歷史傳承的感覺，形成了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想像共同體。而日後的和平盃柔道錦標賽與每年舉行的追思會，也發揮了其儀式上的功能，除了強化記憶外，還重燃了可能因為時空隔閡而減弱的情緒，讓群體得以維持一定的型態樣式。

從口中的故事，到了心中的記憶，凝聚出彼此之間的認同。他們認同過去，認同現在，也認同即將到來的未來。他們認同身上的符號，認同擁有的血統，也認同曾經不斷實踐的傳統元素。透過記憶的痕跡與故事的流轉，不僅和平館舊建築重新活在成員們的心中。因為這一份認同而產生的共同體，在其不斷的實踐努

力，並將延續傳統視為一種責任之下，所有在和平館中曾經出現的價值、規範與制度等，部分也都真實再現於現今的道館裡。

就這樣。因為認同，一群人默默的守著身上的責任，即使因為承受責任，而需付出相當的代價，但卻因為承接這種責任的榮耀感與滿足再現傳統的慾望，讓原本沉重的責任甘之如飴。而透過記憶的拉扯找尋動人的故事，他們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現在，也著手彩繪出令人期待的未來。這種一步一腳印的「阿甘精神」，遍尋現代社會也難以再見，也許只有在和平館這個保留較多傳統元素並具有神奇魔力的道場中，才得以見到藉由故事與記憶產生了認同，凝聚了群體，背負著延續傳統的使命與責任，而成就了東西兩區的眾柔道苦行僧們。

## 第二節 研究與自我的重新走過

走到最後，總該回首來時路，因為總覺得整個研究的收穫並非在結果而是一步步的過程。過程中與自己不斷的對話，與現場不斷的對話，甚至與文化與我所處的環境對話，那應該才是這一趟旅程可以帶著走的寶庫。而回首來時路，又有種像是重新走過的奇妙感受，再次回味那些曾經歷過的種種，卻嚐到了另一種滋味。

### 一、研究的重新走過

和平館曾經在台灣留下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功經驗，而之所以成功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研究過程，總是發現那些默默推動文化成功運轉的因子，才恍然大悟何以自己的週遭環境無法如同和平館般的內聚、向心與延續，將這些紀錄下來，是希望走過研究後，能返回關照所處之處，希望能尋找一條出路。

#### （一）神話的必要性

或許有許多人認為，許多神話在科技文明的發達下，早已被掀起了附著在上的神秘面紗，在社會中不再具有力量。因此過去曾在社會中流傳的神話故事，已被人們「理性」的拋諸腦後。或許過去的神話故事與現實的生活實情太過於遙遠，但那只是表示神話故事在內容上的不適當性，並不能完全否定神話故事在現今社會中的必要性。

那就像是夏夜飯後，一家人坐在四合院的中庭，聽著祖父講述著家族過去的故事，或許幾經傳頌已有些不同色彩的附會，但那畢竟是屬於「我們」的故事。這個「我們」指的是那種共同的群體感，是只有我們才有的故事。現代需要的神話故事，不必再以神、鬼、人三者交雜的情境展現，或許可以取自真實的故事，只要動聽且令人相信，就足以在社會中產生神話的力量。

神話可以讓人和這個世界作聯繫，透過神話，其中的成員可以藉由想像來建構他想要認識的世界。他會具有指標性的作用，告訴你社會當中的價值體系。神話學家坎柏就指出：「神話故事並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類的故事」<sup>1</sup>。換句話

---

<sup>1</sup> Joseph Campbell、Bell Moyers 作，Betty Sue Flowers 編，朱侃如譯，『神話』，台北市，立緒文化，初版，民 84。

說，各民族在神話中所表達的「真正」主題，並不在於神仙世界的秩序與感情，而是人類自身的處境，以及他們對於自然世界以至於宇宙存在的看法。也就是說，看似與自己無關或相離很遠的故事，其實無形中就已經替閱聽者建構一個未來即將接觸到的社會虛擬景象，透過神話他們在觸摸一個未來的社會。進而在意識中產生一種秩序性的指向，讓自己在無意識中已相信這將是自己未來的處境，或相信這就是未來的世界。神話中的人和現實的人不斷的在意識/潛意識中交換位置，讓虛/實已不再重要，更明確的講，神話的作用已產生在社會成員對於自身環境的看法中。

和平館流傳的神話故事，讓筆者的訪談往往延續了四、五個小時。其中包括以戊寅仙為主體的英雄神話、早期及各階段的「柔道瘋子」所創造的傳奇故事，還有這些一代一代的成員之中，陸續製造出的故事，不管是光榮事蹟，或是顏面盡失的失敗故事，總是透過這些故事的流傳，讓初進道館的新鮮人，提早熟悉未來即將要接觸的世界。過去的英雄或許就是新成員想要努力成為的對象，過去值得讚賞的，現在也一樣另人佩服。所有的神話，都在調和著道館中的秩序，冥冥中形成了一種指向，讓人有所遵循。

「記得有一次老師跟我說他以前在溪裡苦練的情景，我心裡想，這有什麼了不起，我家的四腳椅不知道被我練大內割練壞了幾把，我媽還很疑惑的想，是誰那麼厲害，一下子把椅子坐壞了那麼多把。」<sup>2</sup>

諸如此類的英雄事蹟常常可見：在教室裡的心不在焉，常常課堂上想像著自己和某人過招，該如何擋他的某一招，想到全身發抖、冒汗；自己在家裡的床邊苦練著送腳掃或內腿；每天洗澡前拼命的作伏地挺身，為了明天和前輩拼誰做比較多下……等等，雖然不如戊寅仙在溪邊苦練的傳奇色彩，但某種程度上也朝著「苦練必有成」的價值觀邁進，讓辛勤練習形成和平館中的基本原則。道館中的一則則故事看似生動有趣，其實無形中推動著和平館秩序的運轉。

而這些對成員來說像是「常識性」的神話故事，無形中也形成了圈內/外人的區隔依據。就像是戰時手中緊握的一塊碎瓦，日後只要一比對就可以知道是同血脈的彼此。知道神話故事是一種榮耀，因為他知道這一段過去，就代表是群體中的一份子。尤其當踏出道館與外界接觸，這種知曉屬於自己的神話故事，就像

---

<sup>2</sup> 報導人，編號 920429-1。

別在身上的徽章，一眼就辨識出是屬於「同血脈」的彼此。

神話在一個民族中的知識，和文化價值的傳承與創造上有關鍵的地位，少了這些神話，便少了一種傳承的生動方式。一個沒有神話的民族/群體，就好像不會作夢的人，會因創意的缺乏而乾枯在心靈的沙漠上，儘管我們有制式的教育，但是也需要神話來豐富與滿足我們對於現實事物的觸感與想像，切斷了與神話的連結，我們將只剩下看似熱鬧的柔道競賽、技術與訓練，但那卻都是徒具形式且空有外殼的文化困境。

這或許就是和平館能夠具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即使在歷經浮沉之際，仍能透過這些大家共創的神話故事，凝聚彼此的力量，儘管有著外來及內在的危機，但都還可以在倒戈之際，清楚的辨識著你我，並成為延續/再現過去的依據與動力。

## （二）以文化力量形成規範

台灣的社會喜歡以法律來企圖改變人民生活的習慣，或者說是改變文化。例如對於「路霸」<sup>3</sup>的處理，就是以違規的取締，希望達到消除這種惡習的目的。但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雖然執法單位繼續的取締違規行為，但路霸依然存在。或許改變的只是人民儘可能的以各種理由來解釋自己「路霸」的合法性，甚至是演變成更高明的路霸<sup>4</sup>。這就是一個企圖以法規來歸訓人民的典型例子之一。

一個行為如果是不被社會認定為「不良風俗」，並不會因為法律的制定而消失。畢竟行為的產生，必然是因為環境條件所造成。如果從文化的觀點來看，政府應該想盡辦法形塑路霸是罪惡的（而非有罪的），路霸是低俗的（而非具有霸權的），應該透過在文化中製造路霸是不被道德允許的，如同宗教對於信徒戒律的歸訓一般，是將這種價值判斷植入文化中的，而非刻意剷除這種徒長的習慣。

像柔道道館這種身體受到強烈規訓的場所，這種價值體系的建立相形重要。進道館的拖鞋、擺放，與前、後輩之間的嚴格律條，甚至道館裡的一舉一動，或是練習時的心態調整，都需要種種的戒規控制著。而如果像台灣社會一般的以「館規」來限制，勢必達不到深層控制的效果。就像報導人所言：

---

<sup>3</sup> 指的是以某些強迫性的力量，來達到佔用公共空間的利益的人。

<sup>4</sup> 例如以「可移動」的廢棄物，來為自己取得的空間作一個「卡位」動作。

要敬禮、不可大聲喧嘩，還是什麼的，小小一個啦，不過奇怪大家都知道怎麼做，進去你就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也沒有人叫你練習啊，可是你一進去就是知道來這個地方就是要練柔道，每個人都很認真練習啦。」<sup>5</sup>

和平館藉由站柱、空間位序與前後輩的文化形式，來達到自我規訓身體的力量。例如空間的位序及前後輩的角色扮演，讓每個人的身上無形中都貼上了標誌，在任何一個位置上，便會覺得受到大家的「監視」，這種類似「自我監視」的作用，達到了自我規訓的目的。不必明文規定，就知道當你晉升二段時，你的技術就應該「保持」在怎樣的水準，當你站在「大位」時，你的行為、德性就該有怎樣的表現。當這個道館的指向是不斷追求「柔道夢」的時候，進入道館的任何一個人就不會想偷懶，或在道館裡混。一切的行為，都是在受到「芬圍」的感染下進行。也是因為這種力量，讓進入和平館練習的人，就知道應該主動的練習，讓「名」符其「實」。尤其是「站柱者」或是前輩，更沒有體力差或技術生疏的任何理由，每個人辛勤練習，形成了一股追求柔道技術上卓越的風氣，也造就了和平館輝煌的成績紀錄。

這種以文化力量來達到規訓身體的作用，比詳列條規明示嚴禁行為來的深層、徹底及長遠，即使在離開了道館，還是會以各種辦法增強自己的柔道功力。這也許是為什麼門口的那個牌子小小的，寫什麼報導人也不太記得，但他們的行為卻一一的都在文化力量的規訓下，整齊劃一的進行著。

### （三）知識/技術的自由流動與更新

如果一個群體內的「知識流」是靜止的，或者是說是由某一集群所獨占擁有，那應該會因此形成區隔而逐漸分裂或消失。若僅只是流動的但並沒有新的成分加入，則會因為缺乏生命力而無法創新。尤其以知識/技術為文化主體的運動團體，這種知識的流動性相形重要。

和平館的道場就像是一個技術的展覽館，很容易透過練習而自由流動，且前後輩間的那種技術流動線，更是讓流動具有一種道德上的強制性，會讓流動更自

---

<sup>5</sup> 報導人，編號 920128-2。從本論文 64 頁就可以知道，報導人回憶的館訓內容和掛在牆上的館訓有很大的差異，這或許也可以說明，和平館的館訓是因氣氛的沾染而內化於行為中，而非制式的循著牆上的規定而行為。

由。在技術自由流動的空間中大家各取所需，產生技術上的普遍性，因而容易消弭因為獨占而取得的優勢；也因為這種普遍性，每個人很容易找到屬於自己條件的動作，再加以改變而成為得意技。

由於戊寅仙語言上的優勢，可以詳讀來自日本的文摘、書籍，為道館在知識/技術的流動外添加了新成份，讓道館不致於成為一灘死水，永遠只有幾個常見招式流傳，而是充滿生命力的技術之流，隨著規則改變與時代潮流，不斷的有新概念、技術的加入。而偶爾外地訪客的得意技示範——包括台灣各地的柔道好手，或是來自日本的柔道高手——也都在為這技術之流推波助瀾。

這種知識/技術的自由流動，也造成了不少外地選手前來「朝聖」，也讓這一些成員們在對外比賽時，因為常使用新穎、怪異的動作（甚至連裁判都不曾見過），而造成對方心理上的恐懼，棄權者也不在少數。

#### （四）文化的辯護

和平館的成功，曾經有一段被外界質疑的過程，但其優異的成績，卻粉碎了外在的質疑，並建立了內在的自信。「嘉義扶腳扶懶趴（閩南語 pokapolanpa）」，曾經讓多少和平館成員氣憤，但一座座閃亮的獎盃，不僅讓外界封了嘴，和平館成員也不再因為氣憤而多作解釋。戊寅仙特殊的詮釋風格，不論在技術上、空間中或是對於柔道兩字，在台灣柔道界中都可說是一奇，再加上成績為這獨具風格的文化做辯護，許多出身和平館的教練延續此一風格也都獲得嘉績，彷彿和平館的道場文化就像是一典範般的聳立在台灣柔道界。

#### （五）象徵群體圖騰的建立

圖騰在日常活中，具有繼續維繫人們對群體認同的作用。不僅過去原始部落才會擁有圖騰的文化，其實長久以來人類社會都一直會塑造屬於自己群體的圖騰，且將集體意識附著於上。就像中國人是「龍」的傳人、法國的「瑪麗安雕像」、日本的「陶太郎」等，就是藉由圖像的象徵意涵，來達到群體意識的凝聚和群體的延續。少了圖騰的群體，就像是少了領子的衣服，沒辦法一把整齊、俐落的提起散亂的衣服。圖騰可以被動的接受附著及主動的吸納群體中共同的意識，進而展現群體的真实存在。

從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的正位上，在創館後皆重新掛上「神」字一是來看，



和平館的「神」位，便具有圖騰般的群體象徵意涵。在戊寅仙道館中有神的空間詮釋下，「神」位中的神一字和戊寅仙口中：道館中的「神」重疊交錯，再加上武道宗師的附會，「神」就像一個圖騰般的代表著和平館甚至是戊寅仙的符號標誌。而「神」是全台道館絕無僅有的特殊正位形式，更突顯出他象徵群體的功能性。這就像是漢民族身上的人種特徵，即使已渡海來台遠離故鄉，但卻永遠象徵著自己身上的漢民族血統。

和平館正位的「神」字在眾多因素的和合下，成為了象徵和平館群體的圖騰。而圖騰的產生，除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外，也不斷的強化著群體對內的認同感，讓集體意識 繼承師業 附著於上，隨著掛上東、西兩區的正位上，彰顯著血統的榮耀與應有的責任。即使和平館舊址已不再使用，但過去的價值體系與道德規範並不因此而完全消失，隨著圖騰的存在，過去的精神會繼續的流傳在現今的時空中。

#### （六）文化的深植

一個群體的文化如果是貧乏的，內部便會是散亂的，在延續上可能會產生危機。而群體文化如果是深植的，便會因為共同價值的產生與用心耕耘的相輔相成，產生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從成員們一個接著一個講不完的故事，還有空間中存在著的各種不同記憶，雖然已見不到過去的光景，但仍可以藉此想像過去成員們認真走過的這段歲月。這些成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努力的耕植著和平館的道場文化，逐漸形成的共同價值與具體目標，相對的共同價值與具體目標也讓群體凝聚力更強，使得一代一代的加入有跡可循。

唯有真實走過才會留下痕跡，這些成員因為用心走過而留下了共同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因此而形成了想像共同體的堅硬基石，讓他們在面臨考驗時，仍清楚的可見該走的方向、該堅持的價值與彼此認同的傳統。即使在內外困難的夾擊卻仍能持續的走下去，這也許就是當年這些成員們用心走過的另一種果實。

這些可以說是和平館得以成功與延續功不可沒的因素，或許可以作為借鏡，反省我們的周遭或自身所處環境，作為尋找問題根源的方向。

## 二、自我的重新走過

整個研究過程其實是在矛盾、困惑、無自信與懷疑的交雜中展開，當然時而迸出的激情火花，也點綴著漫長辛苦的路程。從來沒有想過研究會是這樣的型態，也遇到了當初所未預期的種種情況，讓筆者不斷的處在反思中匍匐前進，雖然炮火隆隆，最終卻也能安然度過。

### （一）鏡中赤裸的自己

研究過程根本就是一種自我的真實面對，種種研究上的阻擾，其實都是自我性格缺點的展示。從過去預設立場的惡習，讓自己遇到了進入現場後才發現世界大不相同的窘狀。還有沒有耐心仔細傾聽便驟下結論的自大心態，卻造成了訪談不深入的限制，此時才明瞭原來 Geertz 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 原來需要盡卸自我的武裝才能慢慢的看見，過去的那種自以為是，卻在時間寶貴的訪談階段中，一再蒙蔽自己的雙眼，還曾經因此而埋怨研究主題文化的不多元。

而寫作的過程，也檢視了自己力求完美的執著心態其實是讓自己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總以為完整的觀察、無疏漏的訪談與充分的理論，才能萬無一失的完成理想的論文（以前的做事習慣便是如此）。但在躊躇了近兩週後，才發現問題永遠在實踐了之後才能真正發現，「知行合一」這句老生常談的經典名句卻在荒度近三載後才若有體會。至於文辭上的「潔癖」習性也自以為是一種嚴謹態度，卻落得渾身不自在的寫作過程。思緒是無限制的，但在轉為文字過程中，卻被這種習氣加以限制、阻撓，往往流失許多，也不快樂。在經老師指點，「要展開雙翅放心去飛」，索性大筆一揮、不假思索，才將落後的進度慢慢趕上。再一次的印證了過去自以為完美卻百病在身的虛弱狀態，且這種虛弱是無以招架論文的折磨。

真的就像是赤裸的站在鏡前檢視自己，一日不克服任何一個缺點，就足以讓研究與寫作過程火冒三丈，與電腦螢幕長時間的茫然以對。似乎只有細密的找出影響自己研究的原因，承認過去不願也不敢正視的醜陋面，加以整治才得以較為順利。這並非當初踏入研究之前所看得到的，或許就像羅蘭巴特常言：「只有寫作才感受自己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是在發現了真實面貌後，才刻骨銘心的看到了自己。

## (二) 受訪者與訪談者的權力互換

在訪談前便收集許多相關文獻，以瞭解訪談時需注意的要點有哪些，其中讓筆者較為緊張的是，往往會有挖一個洞讓受訪者跳入的誤導現象。在進入現場後，特別注意這個部分，以免所收集的資料，是研究者拿著槍抵著受訪者說出的有效資料。另外，也看到了研究者挾著高等學歷與學術至上的姿態進入場域中，恐會產生壓迫被觀察者的狀況。

但在進入現場之後，才發現完全不如書中所談的那樣，不知道是否是運動圈的特殊環境使然，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權力關係竟然互換。由於筆者僅只有柔道初段的資歷，在進入現場時，首先便遇到了資格不被認同的窘狀，還有一位受訪者直言，以筆者的能力應該不足以擔當這樣的研究題目。（筆者事後也特別小心處理自己能力不足的部分）另外，訪談時，根本不會產生誤導受訪者的回答。幾次的經驗告訴筆者，訪談的內容是由受訪者決定，當筆者想要進一步追問相關的議題時，便會直接被拒絕，或者是委婉的以答非所問的方式含渾帶過。甚至直接建議筆者有關此一部份的議題應該如何詮釋，不該如何撰寫。一次較嚴重的衝突是在受訪者說了一段「真心話」後，筆者在動筆詳加紀錄時，卻遭到筆記本被拿去，紀錄部分被加以塗黑，並警告筆者此一部份不可撰寫的狀況。

似乎群體中的主敘述一旦形成，研究者只能透過群體中的邊緣人物詢問非主敘述的相關議題，而當被發現筆者曾以群體中的邊緣人物為訪談的對象時，往往會受到「關懷的詢問」，看看筆者到底從中間到了什麼，會想知道：「他（邊緣人物）說了什麼」。筆者有種感覺，是群體在規避些什麼，或是保護些什麼，還是真如本文所說，歷史的記憶是經過當事者利益性的檢擇後，才會呈現在世人面前，而這種過去、現在、未來相連的緊張關係，讓筆者常常飽受挫折。

這種矛盾的權力互換現象，讓筆者訪談時吃了不少苦頭，但在受訪者的要求下，還是不將這些部分紀錄在研究中，以至許多論述無法細緻。筆者只能藉由轉換詮釋方向的方式，將收集不完整的資料作一架構上的連結，以彌補這種檢擇記憶所造成的效應。

## (三) 運動 / 體育史闕如之苦

歷史過去原本就是官方彰顯宏業的工具，往往紀錄下來的都是主流、中央的論述。體育 / 運動這種非主流議題，即使是在小歷史興盛的當代，還是停留在邊

緣且即將摔落的狀態。文化與歷史相輔相成，文化的研究勢必奠基在豐富的史料之上，否則難以成體，但現今台灣體育/運動歷史研究的缺乏與冷門（多數的研究還是循著過去大歷史的架構走），讓文化研究的路上倍受辛勞。尤其本研究是以一間道館為議題，所能收集的資料更是稀少。大部分的資料來源都必須回到成員們的身上作訪談，藉由記憶當作研究上的基礎，但如果遇到前述檢擇記憶的情形，想要挖掘更多曾經發生過的事便有些困難。

國內目前興起一陣文化研究風潮，許多的行業、角落、弱勢團體等，透過文化研究而展現不同的風貌於世人面前。運動/體育在過往一直是民族認同與國家外交的工具，近年來更因為體適能的提倡，而在位置與意義上直接與健康重疊一起。如果不能透過文化研究，將運動/體育的豐富面貌展現出來，則隨之起舞的閱聽者還是受到主流聲音的影響，而失去認識運動/體育的面貌。

在研究的過程中，得知許多柔道界耆老在近一兩年內紛紛殞逝，更警覺台灣運動/體育史需要加快腳步，許多過去回憶將隨之而消失在台灣。唯有將歷史紮實且細密的紀錄下來，文化研究才能隨之興起，進一步展現出真實的運動/體育面貌。

#### （四）研究者的介入與責任

Discovery 頻道常常在節目後標明，「本節目的拍攝過程以不干擾野生動物」，也就是說當拍攝獅子捕食幼鹿時，並不會因為幼鹿的可憐而鳴槍赫阻，以拯救幼鹿。但研究者在介入後，很難沒有感情上的牽連。筆者在見到這些成員們努力的以繼承師業而打拼時，除了欽佩之外，也期望和平館昔日的風光，能在他們如此投入的耕耘下開花結果，對於阻撓成功的一些因素，或是預視到的潛藏危機是否要透過紙筆清楚描述，以盡微薄心力。或許論文完成便石沉大海，乏人問津，在波濤洶湧中隻手的確難以撐天，但在筆者心中該盡責任或應採行距離兩者交雜的矛盾情節，卻依然難分難捨。最後卻因為懦弱的心態加以割捨。不禁反省，研究對於社會應該會是一種幫助，還是僅只於分析現象，或只是一紙文憑？

#### （五）寫作之間

思緒是決定寫作的關鍵因素，時而像瀑布般的傾洩而下，時而在小溪中蜿蜒、徐徐前進，但有時卻會一個不小心流進沼澤，動彈不得。總是要醞釀許久才

會進入佳境，但總在思緒與寫作之間短暫的翻雲覆雨之後筋疲力盡，難以再戰，只好被迫休息。總是怨嘆佳境的短少與看似無用卻很必要的熱身/醞釀過程的壟長。再加上時間的壓迫，情緒時好時壞、忽高忽低，無形中也浪費了不少的時間。直到學門同學告訴我：「心情好才能生出好寶寶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情緒上的撒野其實是無濟於事的愚蠢行為。逐漸學會控制情緒，迎接每個關卡。

從此，開始仔細觀察寫作過程有趣的種種變化。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是短暫的極樂世界，那一段的水流特別快，但下一個困難早就在轉角展開雙臂等著迎接你。就這樣，一個困難銜接著另一個更高難度的困難，不過，也同時發現自己慢慢的成長。因為迎接更高難度的困難同時，前一個較低難度的關卡似乎已被擺平，對別人或許是個難題，但對自己卻已成為了是可以處理的一種「過程」，這的確是在炮火中匍匐前進之際，足以破涕為笑的發現。

這樣的論文寫作過程，倒比較像是人格的雕琢，只要不清楚自己的特性與個性上的問題，就沒辦法順利解決當前的問題。而就算是已瞭解、已看開，但困難還是會接踵而至。一點一滴、一刀一琢，其實收穫倒不是輕薄的文憑與寫出來的論文，而是紮紮實實的自我澄清、自我面對與自我成長。